

圖書館建築的後現代思維： 國家圖書館及芝加哥公共圖書館

Postmodern Thoughts on Library Buildings: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and Chicago Public Library

鍾雪珍

Jenny Chung

國家圖書館參考組

Reference services Department,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E-mail : jenchung@msg.ncl.edu.tw

【摘要 Abstract】

本文從後現代文化的觀點來探討圖書館的建築結構與圖書館服務之間的關係。以美國芝加哥公共圖書館為例，分析後現代圖書館建築的概念，而後回來審視台灣國家圖書館作為一國家級圖書館，其硬體的結構與佈置，有何值得重視與省思的地方。現代主義的建築觀念以功能取向來作為其主流論述，然而當圖書館的功能多元化，後現代主義中的多元思考、去中心、空間延伸與斷裂以及人文思考的空間佈置都可以為舊的圖書館建築找到新的生命。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library building and the library services, attempting to reconstruct a new hardware model in meeting various service needs in a postmodern framework. Using Chicago Public Library as a postmodern library model, this research fights against the utility value treasured in the modernist architecture, advocating some postmodern thoughts on the library building: multiple and mosaic perspectives, decentralization, space extension and fragmentation, humanism, etc.

關鍵詞 Keyword

圖書館建築 國家圖書館 芝加哥公共圖書館 後現代理論 使用後評估

Library building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 Chicago Public Library ; Postmodernism ;

Post occupancy evaluation



壹、前言

二十一世紀的圖書館，不只是考慮圖書館的服務功能與讀者的需求，更全方位的重新思考其定位與組織。而影響其功能與定位的主要因素，除了圖書館的經營理念與軟硬體的設施外，最為人忽視的即為圖書館本身的建築結構與佈置。一般認為圖書館一經建築完成後，即很難有任何實質硬體的功能的改變與調整。所能調整的乃是其人員服務、軟體設施與經營理念。然而當其建築硬體的僵化與不可改變性，其實已限制了其有較大規模的實質轉變。縱使有所調整與轉變，也破壞了原始的圖書館建築規劃。

然而面對多變化的社會需求與不同的圖書服務，圖書館的硬體結構與建築，已命定其僵化的命運嗎？本文即從後現代文化的觀點來探討圖書館的建築結構與圖書館服務之間的關係，試圖從硬體結構的思維，來反思軟體服務的不同因應面貌，之後再從圖書館的軟體服務中，找出硬體結構的改變性或矛盾性。本文以美國芝加哥公共圖書館為例，分析後現代圖書館建築的概念，而後回來審視台灣國家圖書館作為一國家級圖書館，其硬體的結構與佈置，有何值得重視與省思的地方。當然這兩個圖書館在其功能與定位上有其顯著的差異，但在面臨二十一世紀圖書館轉型的過程中，芝加哥公共圖書館的後現代思維，如何進入現今台灣圖書館的建築與規劃理念則是本文所關心的論點。

貳、文獻探討

一般來說，談論圖書館的建築，其實牽涉到三個主題，一為圖書館的區位問題，也就是建築地基的選擇與周遭環境的互動關係；二是其外觀及整體建築物的結構與空間分配；三為內部的空間劃分與傢具佈置等的規劃。由於大部分的圖書館的區位選

擇，受限於土地及政策的考量，很難由專業人士來規劃決定，因此本文將不討論此區位問題，僅將圖書館的建築主題限定在後面兩個議題上，即整體的建築物規劃及內部的空間配置與佈置。

台灣探討圖書館的建築，主要是從圖書館專業人員的使用以及建築師規劃的理念兩方面著手。這兩者其實都著重在所謂的「功能說」的觀念上，也就是圖書館的建築規劃，是以其使用者（圖書館專業人士及讀者兩部份）的使用性及便利性來考慮其設計。然而圖書館其實不應只扮演短期的使用功能，大型圖書館（如公共圖書館的總圖或國家圖書館）更在知識的傳遞與文化歷史的呈現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其設計則不應只是非常狹隘的功能定位而已，更是一種文化與歷史的標記。芝加哥的公共圖書館在規劃之初，明顯的指出，這個圖書館的設立有延續芝加哥都會建築傳承及活化整個南區的一種文化與社會指標。（註 1）可見大型圖書館的建構，其實牽涉到當地社區或整個社會國家的一種知識表徵，比較具體的說法，可以認定圖書館的建築不僅提供一個圖書資訊使用與保存的地方，更是表現該地區或都會或國家的一項歷史與文化傳統。因此在考慮圖書館的建築規劃，實用性與功能性並非考慮的唯一準則。歷史文化的傳承，甚至圖書館因應社會變遷所產生的功能轉換與置換，也應該是很重要的考量因素。

參、圖書館建築的功能說與現代主義

本文對於圖書館建築的考量，即本諸上述多項因素來重新思索圖書館建築的一些議題。當圖書館的功能與角色，隨著資訊發展與社會需求，產生質與量的變化時，其建築的結構（含內部的規劃）應如何調整？其次，圖書館的建築，在該社會或地域中，呈現什麼樣的文化與歷史的面貌？當讀者、圖書館專業人員以及館藏三者的關係產生位移時，圖



書館的內外建築結構規劃有什麼樣的改變呢？這些議題，隨著建築風潮的演變，似乎帶領圖書館的專業規劃人員進入一個所謂的後現代情境之中。現代主義所強調的明快、簡潔、功能取向的建築理念，在當今多元價值與多元拼貼的文化中，似乎已經遭受嚴重的質疑與挑戰。誠如上面所述，所謂功能性的建築，有其侷限性與單調性。多元思考的後現代理念在此可以提供一個討論的空間。本文即以此角度切入，試圖透過後現代的觀點來釐清圖書館功能性與文化性的複雜關係，來探索讀者、館員及館藏角色變化的建築結構，以及現今資訊發展帶給圖書館衝擊後，圖書館的建築規劃，有無重新思考的空間。

張鼎鍾在《圖書館建築趨勢》一書中的序言，指出圖書館的建築，首在提供一個能發揮圖書功能的地方。(註 2)而易明克在「圖書館內部規劃與細部設計經驗談」一文中也以功能性來談論圖書館的規劃：一.使用需求；二.運作流程；三.良好的空間感；四.其他安全與照明的因素等。(註 3)陳柏森在設計國家圖書館（前身中央圖書館）時，強調「配合該館特性及所負之文教任務，並以適應未來三十年發展之需要為目標」。(註 4)在談論圖書館的建築規劃，無疑的，不管是圖書專業人員或是建築師，其首要的考慮是功能性。也就是圖書館的建築結構以服務圖書館的館性功能為主。因此不同圖書館就有其不同的外觀與內部結構佈置。國家圖書館深負典藏本國圖書資訊的重責大任，因此其建築的規劃就以典藏為其首要目標；公共圖書館則有其社區服務功能，因此與讀者接觸的空間與佈置（如書架、參考室、閱覽室、電腦室等）應為其指標性的規劃內容；學術圖書館則應強調與研究人員或機構的整合，其研究空間的提供或館藏的學術性（如專業學術期刊的佈置與安排），則是凸顯其學術特質的指標。

台灣的圖書館建築研究一般來說也是落入這

些功能性的論述。這些研究大體分為兩類：一為功能性的建築理念探討，以現代主義的建築觀為其指導的原則，強調圖書館的實用性、安全性、便利性與外觀的簡潔與明亮；二為使用後的評估，主要是由圖書館專業人員或研究者在該圖書館使用後，依使用者（圖書館員及讀者）的主觀與客觀量表，來評估其建築規劃的成敗，一方面如陳格理在「圖書館建築與用後評估研究」一文中所言，作為日後建築規劃的參考，一方面則是期望在現有的建築結構再做適當的調整，以符合使用者的需求。(註 5)茅聲燾的「堅韌強固的國家圖書館建築」強調圖書館建築的安全性(註 6)；易明克的「圖書館內部規劃與細部設計經驗談」一文中則從使用者的需要及動態運作流程來討論圖書館建築內部的規劃；陳柏森的「國立中央圖書館的新館設計」則詳述其設計理念與實際做法，在設計構想中提到五大因素：一.環境之配合；二.文化之象徵意義；三.空間處理原則；四.動線與管理之考慮；五.建築與機械設備之配合，其設計理念中，不僅涵蓋功能取向，也考慮文化與社區環境之配合等問題，然而在最後造型上，又回歸到功能議題上的設計：「本館造型以簡潔明快的組合，反應內部之空間屬性」(註 7)；林呈漢的「國立中央圖書館建築用後評估研究」可說是對圖書館評估研究中最為詳盡與系統化的研究。其中以不同角色的使用者切入，討論建築空間與設施使用成效的各種因素。在所有這些台灣圖書館建築討論中，以王逸如的「圖書館建築計畫原則」最具代表性，此文從圖書館學、建築學及行為科學出發，討論圖書館建築設備之規劃，指出圖書館員應與建築師密切配合，注意四項原則：功能與美觀、擴充性、空間的彈性運用及使用人的心理因素。(註 8)

以上這些圖書館的建築研究大抵都集中在功能性的討論之上。然而圖書館的建築規劃，就只能從其使用者（讀者與館員）的功能性來思考嗎？如



果這種建築思考是其主要的考量哲學，那麼當一個圖書館的功能產生變化時，其建築規劃是否就產生問題。在台灣的圖書館中，國家圖書館就是面臨這種功能轉變或功能多樣化的衝擊，其當初建築的理念與現在的使用模式是否產生一種嚴重的落差呢？誠如陳柏森建築師所言，國家圖書館的建築規劃以其特性及文教任務來規劃，依此準則，國家圖書館作為台灣圖書館的「中央銀行」角色，民國九十年通過的圖書館法第四條，就明訂「國家圖書館：指由中央主管機構設立，以政府機關（構）、法人、團體及研究人士為主要服務對象，徵集、整理及典藏全國圖書資訊，保存文化，弘揚學術，研究、推動及輔導全國各類圖書館發展之圖書館。」但是反觀現今國家圖書館在主客觀因素的影響下，不只扮演國家圖書館的典藏角色，更是成為台灣最大的公共圖書館與北區大專院校學校的圖書館，從讀者的量化研究可見，學生做作業及寫報告，佔了百分之五十左右的使用量（見《國家圖書館讀者意見調查報告》）。加上大眾（以學生為大宗）對「讀書室」的需求，地下室則闢為專門供大眾使用的 K 書中心，這在顯示其設計規劃已經脫離的「國家圖書館功能」的建築理念，這種建築使用與建築規劃之間嚴重落差的現象，是否意味國家圖書館的建築，有其無可避免的角色混淆及「人格分裂」的命運呢？這是否也讓我們反省「功能說」是否應為檢視圖書館建築的唯一標準呢？

功能說的概念其實源自現代主義的建築理念。吳光庭在「前衛的建築運動：論後現代建築」一文中，首先提到現代主義建築的幾個特色：純立方體造型、抽象的幾何造型與空間組織、著重空間與造型的具體平衡、色彩亮麗簡單、自然材料的使用。（註 9）雖然吳文也強調這些並無法定義現代主義建築，但是從空間與造型的幾何化來規劃人類空間的活動，採取簡潔明亮的設計，符合使用者功能的建築，確實是現代主義建築的最重要特質。然而

現代主義建築在一發展時，標榜面對科技文明帶來的新社會次序，建築工作必須提出內在本質及外在實質的改革意念。然而現代社會的機能需求常是多變與不穩定的狀態，建築師與實際建築人員是否真能在新社會次序中，找到建築的內在與外在本質嗎？因此現代主義建築，只呈現在功能價值及外在的「時髦感」而已。（註 10）其建築物的單一性與功能性，常常成為現代社會的一大負擔。Charles Jencks 在《後現代建築語言》一書，也指出這些現代主義建築的「單價形式主義」與「偶然象徵」，他說：「許多建築師因為其所受有關生產過程的訓練，以及進步的意識形態所影響，至今仍致力予以一觀點，他們相信機械化和科技化所決定的時代精神，所以蓋出來的房子多少有點象徵這種舊觀念的魔影。」（註 11）當 1972 年密蘇里聖路易市的布魯特依果（Pruitt-Igoe）建築被摧毀後，Jencks 就宣佈現代主義之死。（註 12）

肆、後現代主義建築的一些概念

面對現代主義建築的侷限性與單一性，後現代建築的理念於焉興起，試圖為現代建築取得另一發展的空間。美國費城建築師 Robert Venturi 於「建築中的複雜與矛盾」一文中，認為「現代建築所強調的簡單與清晰的概念無法約束人們的心智活動，而人類活動的活力是曖昧雜亂的。這種複雜與矛盾兼具的特性較能貼切反映城市生活的真實需要。」（註 13）因此新的建築符號語言重新被界定，一些新的主題如鄉土性、多元文化性、隱喻空間、文藝復興等都被納入。Jencks 在傳達後現代建築符號語言時，即首先指出重新規範建築的歷史性，是開啟後現代主義的重要工作。之後，他討論了復古（復興）論為後現代主義注入一股新的力量。本土化及多元論無疑在這套新的建築符號語言中變成很重要的指標。打破現代主義的實用空間概念，後



現代的空間分配是斷裂的、無限延伸的：「和現代主義相反，後現代空間是歷史上的專有現象，它根基於約定俗成的傳統，在空間區分上，或局部與整體的轉換上，是不受限的、曖昧的、不理性的。後現代空間的邊界不明確，空間可以無限制的延伸」（註 14）。

吳光庭在「前衛的建築運動：論後現代建築」一文中，歸納後現代主義建築的一些著作中，指出後現代主義建築遵循一種雙重法則（Double-coded），也就是後現代建築是具有雙重特性，亦即部份「現代」，部份「其他」。這裡所謂的其他指的是鄉土、復古、地方色彩、商業、隱喻及社會情境（Contextual）。吳文因此整理出後現代建築的幾項特色：一. 歷史相對論與折衷論；二. 復古論；三. 新鄉土論；四. 都市及環境結構論；五. 隱喻形上論；六. 後現代建築空間。（註 15）這些後現代建築規劃的概念，其實都指出建築物所呈現的面貌是多重性的，它是哲學性的、功能性的、文化性的、本土性的、社會性的、歷史性的。簡單的說，建築物的單一性（如現代主義所強調的功能服務性），在此被徹底推翻。唯有符合多重性與複雜性，才能傳達現代複雜與矛盾社會的多重面貌。

現代城市的面貌是多重性與複雜性，其建築物也應反映此一特質。處於城市知識區塊的圖書館，是否也同樣面臨同樣的多重性與矛盾性的衝擊呢？所謂現代化的圖書館建築，應該不只是強調其功能性與便利性，諸如文化、歷史、功能轉換、多元化等都應納入圖書館建築的規劃之中。台灣的國家圖書館其實也面臨同樣的考驗，當網路資訊的擴充影響到內部的佈置與規劃，當讀者的分布已經從研究人員及法人研究機構轉成學生主體，當國家圖書館被公共圖書館化或 K 書中心化時，如何重新調適圖書館的內部與外部建築動線，應該是當今後現代情境中所要思索的問題。

伍、芝加哥公共圖書館與後現代思維

在此，我們先來回顧一下芝加哥公共圖書館的建築過程，可以一窺圖書館建築理念的改變，如何從現代主義的功能取向走入後現代的情境之中。從芝加哥公共圖書館的建築規劃，我們是否可以看出台灣的國家圖書館，在功能模糊化後，可以有什麼樣的後現代思維。

芝加哥市於 1979 年開始規劃其公共圖書館的興建。整個計畫共計花了七年時間在完成。這個公共圖書館總館的興建受到大家的重視，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其競圖的方式採取所謂的設計／營建（Design/Build）一體的方式，與傳統的建築與營建分開的規劃模式不同。建築師必須與營建者及開發者一起來規劃這整個計畫案。另外引起注意的原因是，象徵芝加哥文化、知識中心的總館設計，最後採用了 SEBUS 集團的設計：「設計者將深凹的拱型長窗立在大理石的牆面上而塑造古典的造型，並在主要的面向的屋頂上利用雕像來強調其特色；這是一個有構想及特別表現出紀念性意味的公共建築物」，這個建築物外表帶有強烈的新古典主義的意味，在典雅的感覺中，表現圖書館的高尚優雅的氣質。（註 16）這個設計理念會獲得評審委員的青睞，主要有三點：一是重視館員及使用者的服務工作；二是此建築反映圖書館的公共性、服務性、吸引力及屬性；三是主體外型運用古典建築語法，而次要裝飾在延續前人及芝加哥學派的特色。（註 17）以此三要點來看，似乎整個建築結合不同的概念：古典人文與功能性、歷史性與地方性、紀念性與圖書館屬性等。這種不止強調其圖書館服務性與便利性的建築理念，已經打破了現代主義建築的迷思。其使用古典建築的外表與挑高的古典裝飾的大廳，強調其建築物的歷史性與紀念性，而次要裝飾卻又表現當地的建築特色，這種古典與地方鄉土性的併置，正符合芝加哥都會的複雜性與發展性，呈



現後現代建築的風貌。

其實這個公共圖書館的總館之所以能走出現代主義陰影，除了上面所說的古典與地方特色的拼貼外，主要的是內部的建築規劃。由於圖書館面對四條街道，因此底層開了四個大門，每個入口完全相同，打破了傳統建築的主要門面的理念。這種「去中心」的設計正是後現代主義建築的一大特色。此外圖書館鄰街，並接近捷運系統，因此特別在一樓開設車上服務及便捷服務，將圖書館與整個外在環境的動線結合在一起，圖書館與都會的界限模糊，打破了圖書館狹隘的主體觀。另外在一樓的挑高大廳，被設計成展覽，放置很多藝術家的作品，並有它藝文活動場所，完全呈現公共圖書館的社教性與文化性。整個一樓看不到一本書，完全顛覆一般人對圖書館陰沈嚴肅的印象，拉近了圖書館與外來使用者的關係，也建立圖書館的多元面貌。

其各個樓層的規劃，雖然仍有傳統圖書館的影子，但試圖營造建築物使用的多重面貌隨處可見。如二樓的兒童閱覽區及三到八樓的成人閱覽區為傳統公共圖書館的規劃，但是九樓的花園設計、餐廳、及訓練教室與內部的手扶梯設計，則將讀者帶入百貨公司的環境之中，也使得讀者處於空間錯亂的場景中，令讀者體會空間斷裂的後現代感覺。為了建立後現代空間「邊界不明確，空間可以無限制的延伸」的概念，除了必要的支柱外，所有的空調管道和樓梯間，電梯間都盡量安置在建築物，雖然造成使用者的不便，但是卻可以創造無限的空間感，以便未來彈性空間的多重與無限運用。(註 18)行政中心也從傳統圖書館的中心位置移到邊緣的高樓層，也都反映整個建築內部的規劃朝多元及去中心的後現代理念來規劃。(詳見圖一)。

在討論芝加哥公共圖書館總館 Harold Washington Library Center 的一篇網路文章裡，作者認為這個圖書館不同與傳統的圖書館，好像是一家大型的 retail mall，期待有星巴克咖啡店，儘管

被批評是後現代的建築巨獸。知名的建築歷史學家 Vincent Scully 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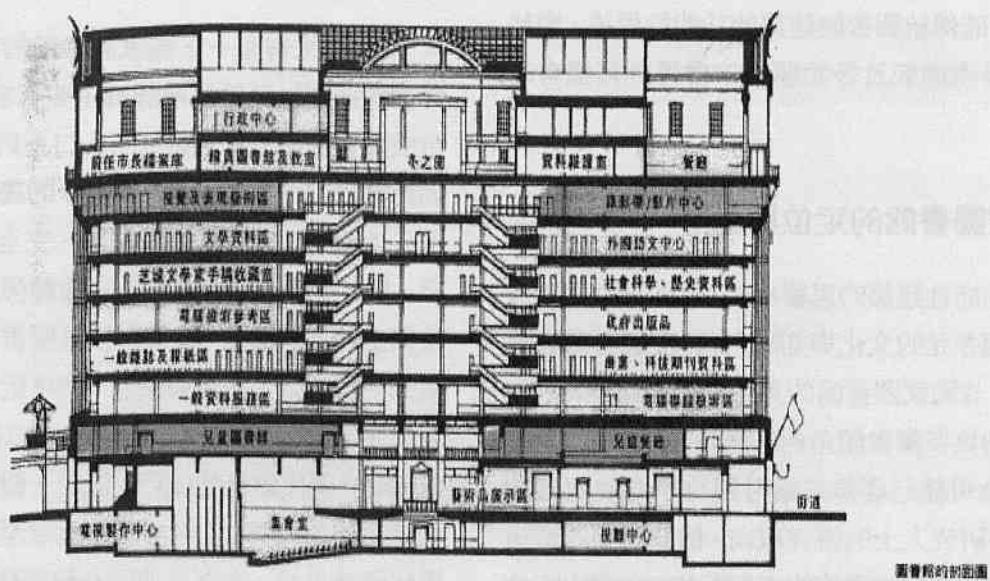
This is a classicism that, in a sense is all Chicago: big and brutal like the city itself, but specifically metallic and fluid like the interlocking iron work of Louis Sullivan's Carson Pirie Scott store... one powerful mass, built of the very bones and blood of Chicago, of the tough body of the Loop, and the ancient urban gesture of its classical facade”
(<http://www.galinsky.com/buildings/hwcpl/>)

Scully 將此圖書館視為一種古典主義與芝加哥地方主義的一種綜合體，它是芝加哥的一部份，可是又有強烈的古典風貌。其圖書館員，也有一些類似的後現代詮釋。在一封回答筆者請問該圖書館為何是後現代建築的電子郵件中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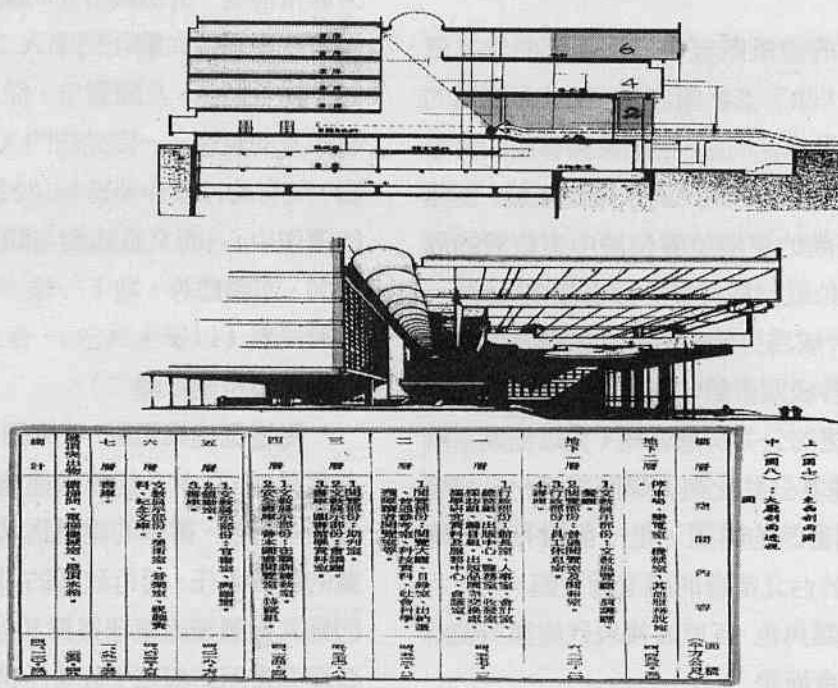
According to *World Book Encyclopedia* postmodernism was a reaction to the sleek lines, simplicity, uncluttered and practical style of modernism. Postmodern designers revived the styles of older art movements. Through this revival, postmodernism introduced complexity, figurative ornament and cluttered or mixed-up form. Postmodernism stressed the revival of tradition and often featured the plentiful use of texture, sharp, color or line.

從以上的討論可見芝加哥公共圖書館的建築並非以「單一的」圖書服務功能為其設計的理念，舉凡文化性、舒適性、公益性、社會服務等，都進入其設計理念。而最重要的是其空間的延伸性(並非是單純的彈性空間)，可以提供使用者(館員與讀者)更多的想像。而其歷史文化與芝加哥地區的本土性考量，也是其建築設計的構想。可見在建築外觀上





圖一：芝加哥公共圖書館剖面圖



圖二：國家圖書館空間配置圖

及內部的空間佈置上，功能性並非唯一考量的標準。唯有打破傳統圖書館建築的功能性思維，現代圖書館的多重面貌及多元運用才會得到其應有的發揮。

陸、國家圖書館的定位與變形

脫離功能性建築的思維模式，芝加哥公共圖書館扮演一個多元的文化與知識角色。反觀台灣的國家圖書館，其國家圖書館的角色地位漸趨模糊化。因此在容納更多圖書館角色的同時，功能性的建築結構與觀念可能已經無法應付現今不同使用者的多重需求：研究人士的研究取向、機關團體的資訊分析與提供、各級圖書館的支援服務、台灣出版品的典藏維護、學生報告資料的收集、大眾 K 書中心的設置、一般民眾的報紙雜誌閱覽等。這種結合國家圖書館、研究圖書館、大學圖書館、公共圖書館、社區圖書館等多重角色的「國家圖書館」，如果以功能使用來定位，則其原始的建築已無法符合其現今的任務。

一個圖書館的建築既經完成是否已命定其既有的任務與使命，除了蓋新館之外，無法做實質的調整？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話，則國家圖書館的實際操作與其建築是格格不入的，除了增建新館，別無它途。國家圖書館的建築位置位於中央政府的周遭，其早期的定位就已取得其「圖書館中央銀行」的主導地位。而今成為另類的公共圖書館及大學圖書館，除了台灣各級圖書館的經費不足、館藏欠缺等因素外，其便捷的公共交通系統（尤以捷運系統的完成），更加速其公共化與大學圖書館化。這種區位問題形成圖書館的轉型，是一個蠻有趣的現象，也表現在處於台北都會的國家圖書館，其不可避免的多重與複雜角色，正反映後現代建築符號語言所要傳達的都會面貌。

柒、國家圖書館的建築與功能

我們來審視一下國家圖書館的建築規劃。其外部的造型以莊嚴及寧靜為主要訴求，而使用人工合成實質面磚。其主要大門入口正對中正紀念堂，因此塑造其「中央」及「中心」的獨特位置。讀者進入大廳，即面對管制的櫃台，完全是一種「國家級」與「中央政府」的設計。這種強調圖書館權威性與主體性的設計，確實與公共圖書館及大學圖書館的功能不合。而天窗設計，則是近二十年來依循現代主義建築模式的一種規劃，以採光的功能考量，結合現代建築的技巧，造成一種明亮簡潔的現代建築印象。這種忽略台灣多雨潮溼的本土特性的現代建築手法，完全以功能及建築技術為本位，造成日後很多圖書館的嚴重漏水問題。天窗的設計，正可以顯現現代主義建築的缺失與侷限，其講究立體感與時髦，卻無法配合當地的地域景觀。

國家圖書館的主要空間設計分成讀者使用區、文教活動區、行政及資料處理區。這三者的區分非常清楚，也都嚴格且明顯地依其功能來運作。讀者使用區從大廳正門進入二樓的主軸區：電腦資訊、參考服務、及閱覽室。從三樓至六樓則為不同書庫及閱覽區。一樓從側門入口，進入行政及資料區，所有的行政作業區均位於此，成為整個圖書館的運作中心。而文教活動空間則在地下一樓的展示空間、演講廳等，地下一樓亦闢有大眾閱覽室，供一般民眾（以學生為主），作為 K 書中心。（詳細內部建築規劃見圖二）。

從這個建築規劃，可見國家圖書館的建築規劃非常單純，以其功能來做建築的指標，強調其權威性與中心性。書庫的建構為其主軸，因為其負有典藏的重責大任。而行政區的設置也是其重要區域，因為其對圖書的整理與對其他單位（如機構團體與各級圖書館的服務）有其任務編組。反而在文教設施方面，所佔位置很少，因為其功能並未在提供公



共空間，並非扮演公共圖書館的角色。這種功能單一且純正的圖書館，近年來卻不得不因時空社會變遷等因素，承擔不同角色的圖書館。然而正如前面所言，建築硬體的規劃，以現代主義的功能構想來設計，其實已經縮小了其轉型及多功能化的可能性。那除了建築新館外，有無其他擴轉或轉型的空間呢？張鼎鍾在其所編譯的《圖書館建築趨勢》一書中，提及幾種可能性（除了另建新館外）：重新佈置、增建、變更建築物、成品與組合式建築。（註19）這幾種方法，除了重新佈置外，其餘都牽涉到整個建築物的改變或改建，牽涉到經費與原始建築的結構相容問題，可能非短期可行。但是重新佈置（或是局部的內部結構性的調整）可說是費用最少，而且較容易完成的方案。

捌、國家圖書館的建築調整與後現代思維

重新佈置，如張文所言，牽涉到兩個層次，一為基本服務區的再安置，如撤掉不必要的走廊與通道，打掉不必要的隔間、強調某些服務功能、淡化某些功能以及啓用新的設備。另一項則為重新裝潢，提供嶄新的視覺效果或是增加指標，以提供更多樣性的動態服務。在此，筆者不準備具體的提出改變的計畫，而是試圖提供一些思考的方向，來檢視國家圖書館面對多元的衝擊，有什麼樣的調整可能性。

一、多元化

芝加哥公共圖書館的建築規劃不以功能性為其考量的目標，而以多元的思考模式來創作其後現代的建築規劃，國家圖書館如果以現今的服務模式，則真的需要以多元的架構來調整其內部佈置。圖書館的閱覽區與電腦資訊的查索區，其界限日趨模糊，當電子書或電子期刊報紙漸成主流時，傳統的閱覽區將何去何從？而傳統的閱覽區，其莊嚴寧

靜不可侵犯的特質，是否有調整的必要，例如帶進坊間書店的服務模式等。近來國家圖書館莊芳榮館長，要求館內同仁重新思考參考諮詢區的佈置，如引進咖啡座的概念、重新調整閱覽桌或服務台高度等，正是此多元化與後現代化的思考模式。

二、去中心化

以圖書館員或書籍為中心的服務與空間佈置模式，應該可以做些改變。現今圖書館應以館員、讀者、書籍、電腦四者互為主體與中心的思考模式，來重新規劃其所佔據的空間。如電腦是否應走進讀者閱覽區中，館員的服務區可否散開與讀者進入一個較有互動的位置，以因應越來越多的學生使用者，而館員也更可以就近維護其書籍與電腦的使用。這些去中心化的四者佈置關係，可能是最能將國家圖書館的多重角色展現出來的一種模式。

三、空間的延伸與斷裂

現代主義強調空間應做有效率的切割。然而現今國家圖書館面臨多重服務與需要，空間的功能切割反而造成服務的不便。各種服務區或資料區的嚴格劃分或隔間，讓服務與使用的動線無法連貫。因此減少走道與不必要的隔間，將多重服務區整合，可能是一個解決方法。這種功能服務區的解構化，也可以減少人員的配置或服務區傢俱的擺設。延伸空間，相對的，也需要有斷裂空間的思考模式。如傳統的參考服務，以個人為服務對象，採取一對一的方式，然而當學生集體進入服務區，往往造成參考區的混亂。彈性區隔服務空間，則是這種斷裂空間的思考模式。

四、人性與人文歷史傳統的佈置與空間規劃

現代主義的空間使用強調效率與簡潔，忽略了人性與人文的關懷。增加圖書館內部的藝術品佈置或增強廁所的親切性與舒適性等，都可以中和現代



主義的冷漠與機械性。圖書館冷漠的牆壁或角落都可以探索社會歷史的文化軌跡，讓圖書、藝術、歷史、社會等融入一體。我們或許無法如芝加哥公共圖書館一樣帶領讀者進入 Mall 的環境，但是我們可以讓讀者置身文化與歷史的走廊上。

以上所舉的都是原則性的思考方式，可以以最少的花費，將國家圖書館從現代的建築，導入一個較為多元複雜的後現代情境之中。具體做法則有待相關人士一起來思考與設計。

九、結語

圖書館的建築設計影響整個圖書館的運作與其屬性。而當其運作與功能或是其屬性在做調整時，其建築卻無法跟著配合調整，往往造成建築設計與經營運作的落差。我們在此參考芝加哥公共圖書館的後現代建築理念，提供一些後現代主義的一些思考模式，來反觀國家圖書館可能的內部佈置調整，雖然有其理想性與實際上操作的困難，但希望能在傳統的功能取向的思考模式中，找到另一規劃的可能性。圖書館不應只是一個提供圖書服務的功能體，更是一個多元面貌的社會、文化、歷史的綜合體。

(收稿日期：2001年6月18日)

(本文曾發表於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在2001年5月3日所舉辦之「數位時代的圖書館建築空間設計趨勢研討會」)

註釋

- 註 1：陳格理，「一個特殊的建築競圖案：芝加哥公共圖書館的興建始末」，《建築師》20: 10 (民國 83 年)，頁 57。
- 註 2：張鼎鍾，圖書館建築趨勢，(台北市：三民，民國 79 年)，頁 1。
- 註 3：易明克，「圖書館內部規劃與細部設計經驗談」，《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16: 2 (民國 77 年)，頁 25-26。
- 註 4：陳柏森，「國立中央圖書館的新館設計」，《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16: 2 (民國 72 年)，頁 23。
- 註 5：陳格理，「圖書館建築與用後評估研究」，《大學圖書館》1: 4 (民國 86 年)，頁 19。
- 註 6：茅聲叢，「堅韌強固的國家圖書館建築」，《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11: 2 (民國 79 年)，頁 17。
- 註 7：同註 5，頁 25。
- 註 8：王逸如，「圖書館建築計畫原則」，《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39 (民國 75 年)，頁 9。
- 註 9：吳光庭，「前衛的建築運動：論後現代建築」，《臺北市立美術館館刊》8 (民國 74 年)，頁 15。
- 註 10：同註 9，頁 15-16。
- 註 11：吳介禎譯；Charles Jencks，後現代建築語言 (臺北市：田園城市，民國 78 年)，頁 37。
- 註 12：同註 11，頁 27。
- 註 13：同註 9，頁 16。
- 註 14：同註 11，頁 104。
- 註 15：同註 9，頁 17。
- 註 16：同註 1，頁 57-58。
- 註 17：陳格理，「芝加哥公共圖書館競圖案：得獎作品介紹 (下)」，《建築師》20: 11 (民國 83 年)，頁 84。
- 註 18：同上，頁 84-86。
- 註 19：同註 2，頁 151-158。

